

论老年道德社会化

刘喜珍, 曾钊新

(北方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41;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老年道德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环节。正确认识并顺利进行退休期的角色转换是老年道德社会化的前提, 以生养心是老年道德社会化的我向内场, 养老、爱老、敬老的家风与国风是老年道德社会化的辐射外场。

关键词: 老年伦理; 道德社会化; 道德内场; 道德辐射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5)03-0345-04

社会化贯穿人的一生。道德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领域。研究老年道德社会化不仅是为老年人提供一种充满伦理芳香的生活方式, 同时也是为每个人的道德社会化提供一些可操作的伦理社会程序。

一、角色转换的心理调适

人生是一个角色序列的扮演过程, 也是一个动态的活剧表演过程, 是不断学习新的社会角色、掌握新的行为方式, 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的过程。如果说青年踏上社会的首次登台表演揭开了人生序幕, 奏响了生命的乐章, 那么, 退休后的角色转换则是人生最后阶段新角色的又一次彩排, 是夕阳生活的启幕。退休标志着老年阶段的开始。老年期是心理上的脆弱期。由退休产生的角色转换会给老年人带来一系列心理不适, 引起心理震荡。对退休期角色转换造成的心理失衡进行调适是晚年生活幸福的保证, 是老年道德社会化的基础。

1. 从劳动角色到养老角色的转换及调适

退休是公民完成社会职业角色后的光荣退役, 是劳动在制度含义上的终止。它标志着劳动角色的丧失, 养老角色的开始。从劳动角色到养老角色的转换是从生产角色到消费角色、从创造性角色到享受性角色的转换。这种转换造成经济收入的跌落, 往往使老年人滋生“无用感”。

老年人如何摆脱“无用感”的困扰? 首先, 全社会尤其是老年人自身应该明确, 养老是一种代际交换。现在的劳动角色所从事的社会生产是在老年人过去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基础上的继续和发展。赡养老人, 是对他们过去劳动成果和社会奠基工作的延期支付, 也是对其抚养年轻一代的一种偿还。这种异代之间的双向财富流转和情感互泽便是代际交换。在人类生产和人口再生产活动中, 每一代人都用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来回报先代的恩泽, 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财富积累换取下一代人的“抚养反馈”, 这就是人类生存的互依性。二是力所能及地操持一些家务。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辅助, 它虽不能直接创造社会财富, 却能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由于家务劳动占用时间较多, 它已成为社会就业群体尤其是中青年家庭群体的负担。老年人退休后适当承担一些家务劳动, 不仅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 同时当他们的劳动通过子女们的社会劳动转化为社会财富时, 他们会感到由衷的欣慰。因此, 适当的家务劳动可填补老年角色空缺, 缓解角色转换带来的“无用感”。

2. 从职业角色到家庭角色的转换及调适

退休使家庭角色替代了职业角色。家庭角色由于失去了职业规定而具有非社会性, 属于开放性角色。从职业角色到家庭角色的转换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改变, 是从有所托走向无所托, 因而它会给老年人带来失落感。同时他们常因职业的失去感到无所适

收稿日期: 2005-03-22

作者简介: 刘喜珍(1968—), 女, 湖南益阳人, 北方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老年社会问题。

从而导致情绪低落、心理忧郁。

正确理解角色退出是消除失落感的第一步,是铺筑角色转换的心理渡桥。扶正闲趣是老年人消除失落感的通途。退休期是闲暇较多的时期,由于脱下了职业角色外套,摘下了社会身份面具,可以自主选择于己有益的生活方式,因而可将闲趣立为正事。心理学研究表明,老年人对闲趣的喜爱犹如少儿的贪玩,但他们更多地加进了“思”的成分。耕耘养牧、读写书画、对弈赶球、游泳垂钓、漫步登山、集邮收藏,有心者、有兴者,事事皆趣。在闲趣中充实自我是老年人闲暇生活的最高境界。把家建成闲趣居,以闲趣度闲暇,老年人就会从闲得无聊走向闲中之趣、品味闲中之兴,走出“失落园”。

3. 从集体角色到群体角色的转换及调适

退休后老年人从工作集体转入家庭群体,从集体角色转换到群体角色,因此,人际交往的范围大大缩小,交往的内容从社会多样性变为家庭单一性,老年人因此容易滋生孤独感。

老年人怎样走出孤独?一是编织家庭网。家庭中邻朋相助的温情、老友聚会的畅叙、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无不是老年人排遣孤独的伙伴。二是建立趣友活动中心。学友、棋友、邮友、牌友、球友,三人一群、五人一聚,自得其乐。

二、以生养心——老年道德社会化的我向内场

道德的自律性决定了主体在进行道德活动时具有鲜明的我向性。以生养心是老年道德社会化的重要方式。“生”乃生活,“心”指道德精神。以生养心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颐养道德精神,在道德内化中求长寿的活动。

人生是道德社会化的过程。少儿期的道德社会化奠定个体道德品性的基础,青年期的道德社会化模塑个体的基本德性,中年期的道德社会化是道德品性充分发展、道德个性全面张显的过程,老年期的道德社会化重在充实业已建成的道德大厦,并对之加以“修缮”,使之成为道德圣殿。

老年道德社会化不仅是人格完善所需,也是长寿要求所使。道德是心灵的净化剂,道德内化是一剂神奇的长寿心药。真、善、美如同清泉,长久的道德细流像山间清溪润心无声,激发人们求真、向善、审美的情感。孔子曰:“仁者寿。”(《论语·雍也》)古

希腊哲学家西塞罗曾说:“一切之中最适合于老年人的莫过于艺术和美德的修养。”^{[1](7)}一个不断追求道德完善、努力达到理想道德境界的人往往胸怀豁达。这既是修身之道,也是长寿之方。

道德反思是以生养心的要义之一。老年阶段是生命的总结阶段,是“反省的存在阶段”^{[2](43)}。道德反思不仅包含主体对道德过失的追悔与觉醒,也包括对优秀品德的肯定与发扬。《荀子·礼论》云:“始终俱善,人道毕矣。”善始善终是老年道德社会化的内在要求。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卢梭曾说:“如果通过自身取得的进步,学会了怎样在结束此身时虽不比投入此生时更好一些——这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更有道德的话,那我就深以为幸了。”^{[3](38)}如果说少年、中青年时期主要是道德认识的积累时期,主体完成了从道德感性认识到道德理性认识的第一次飞跃,那么,道德反思则是主体将道德理性认识回归道德实践的过程,这是道德认识与实践活动的第二次飞跃。它是主体道德社会化的重要环节,比第一次道德飞跃意义更为重大,因为道德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以正确的道德理性认识指导人们的道德实践。老年人将自身的道德得失昭示给后辈,既是在提升自身的道德品性,也是以丰厚的道德资源回馈社会。道德过失将给人以警示,美德则给人以启迪。

怡养“虚”、“淡”的心境是以生养心的要义之二。《庄子·刻意》曰:“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虚以涵道,淡以养德正是以生养心的妙处。庄子十分赞赏这种“虚淡无为”的修养之道,指出“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庄子·刻意》)。

“虚”是一种宽广的道德胸怀。“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庄子·人间世》)。司马云:“室喻心,心能空虚则纯白独生也”(《庄子集解·卷一》)吉祥善福止在凝静之心,德高志远在于虚心养气。“虚”也是一种无私的心地。“去爱恶之心,用虚无为本”(《吕氏春秋·知度》)。祛除偏袒私爱之心须以无私为根本。“虚”又指谦逊的处世态度。水能淡性是吾友,竹解虚心是我师。陆九渊说:“古之学者,本非为人,迁善改过,莫不由己。善在所当迁,吾自迁之,非为人而迁也。过在所当改,吾自改之,非为人而改也。故其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4](294)}有过必改是谦虚的表现,这点对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

“淡”指不热衷于名利。老子将“名”、“身”、“货”进行了比较,指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本义·第三十六章》)以德养寿,而不以名利累身,是以生养心的内在要求。“淡”者和心而养人,终生甘之而不厌。只有在静养中冥思、在世俗的名利场中抛却纷争,才能修恬淡之心,并体会“淡”之无味却又为“至味”。“淡”还指坦然看待生死。“人生天地之间,若百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寥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乃大归乎!”(《庄子·知北游》)人生短促倍珍惜,死为大归不足惧。德谟克里特从唯物主义原子论出发,认为死亡是自然之身的解体,是人的最终归宿,人们应坦然面对之;惧怕、逃避死亡的人实际上是在追逐死亡。“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无所于杵,虚之至也。不与物交,淡之至也。无所于逆,粹之至也。”(《庄子·刻意》)这就是虚淡的道德境界。老年人老年人怡养“虚”、“淡”的道德心境不仅可以修身、养性,还可美容、增寿。

学习是以生养心的要义之三。从文化的角度看,社会化是个体不断学习新的文化、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并不断传播、发展社会文化的活动,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终身学习过程。西塞罗告诫人们:“身体不是唯一该保养的,心智和心灵更值得多加注意。”^{[1](23)}他以自身经历自豪地说:“如果一个人追求学习和修养就象获得食物为生一样,那么,没有什么比闲暇的老年更令人快活的了。”^{[1](31)}

科学研究发现,坚持学习和身心健康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因为学习涉及到身体各部位,包括视觉、听觉和其它感觉,学习的过程和它的辅助运动使人生活得更健康。美国教育发展研究会对60岁和60岁以上返回教室听课的老年人进行了数百次采访,典型的回答是:“对于一个想要生活得更健康、幸福的老年人来说,课堂是最有效的灵丹妙药。”^[5]

三、养老、爱老、敬老的家风与国风——老年道德社会化的辐射外场

老年道德社会化不仅取决于主体对自身内场的道德建设,也有赖于社会为其创设的道德环境,即社会为老年人提供的经济保障与精神支持,这就是老年道德社会化的辐射外场。它是我向内场得以不断充实、升华的外在条件。

老无所养,老年道德社会化就成为无源之水。养老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孝经》曰:“谨身节用,以

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礼记·王制》载:“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这说明夏以前及夏、商、周都有养老制度。汉唐以后,对于老弱贫病无依靠者,大都由乡里和宗族所设立的义仓、公产等予以救济,由乡耆和族长主持救济事务,其中就有养老的功能。《周礼·地官·司徒》载:“遗人掌帮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隘;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这就是义仓的起源。唐代的“福田院”、宋代的“养济院”、明代的“惠民药局”、清代的“普济堂”等,其义务之一就是收养和周济老者。

建国之初,我国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养老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逐步形成了一套家庭、集体、社会三结合的养老模式。它把养老、爱老、敬老与抚幼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天伦之乐和谐氛围;将社会对老年群体的生活服务与其精神需求融合为一,形成愉快的养老环境;使吃、穿、住、医、娱、葬等设施小型化,减轻了国家集中建设大型社会保障设施的负担,引起一些发达国家的浓厚兴趣。但是,三结合的养老模式也面临不少困难:一是随着退休人员的增多,退休金已经成为一些企业的重负;二是现代家庭结构小型化,家庭养老的功能弱化。这就需强化社会养老职能,建立并完善社会养老各项配套制度。2001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全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9062万,占总人口的7.1%,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我国已进入老年型社会^{[6](7)}。现在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过1.3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0%。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上升至总人口的25%以上,占亚洲总人口的20%,占世界人口的50%^{[7](244)}。但是目前我国真正能够享受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口比例却较低,老有所养至今仍是一个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可资借鉴。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始,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实行社会养老。1889年,世界上首部《养老保险法》在德国颁布。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以老年社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1908年,英国通过了《养老金法案》。1933年,国际劳工组织向世界各国提出建议,希望用国际公约的形式制订老年社会保险制度。美国于1935年颁布实行社会保障法案。此后,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典等国相继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西方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虽然使老年人能得到经济独立,但也存在明显弊端:一是使国家财政背上了日益沉重的包袱;二是纵容了一些子女放弃对父母的赡养责任,有的老年人享

受不到亲情而在孤寂中衰老、死亡。

由此看出,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养老制度须以爱老、敬老之风为精神养料,而我国应借鉴其较完备的社会化养老体制。同时,探拓一条“养”、“为”结合的中国养老模式。“养”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职工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为”即再就业。中西互补,“养”、“为”结合的养老模式可为老年道德社会化创造较丰厚的物质基础。

“养”是实施的义务性行为,“爱”与“敬”是付出的真诚心意,是老年道德社会化的甘泉。爱老、敬老与养老一样,是中国传统孝文化的精华。在卜辞中,“孝”与“老”相同,金文亦如此。“孝”字上部分为“老”,下部分为“子”,意为“奉先思孝”(《商书·太甲中》),以孝伺老。《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首先在于敬、爱自己的父母。“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孝经》)“孝”还体现在由“爱亲”、“敬亲”推至敬爱天下百姓。孔子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孝经》)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孟子·梁惠王上》),都是说由敬爱自己的父母做起,推己及人,逐步做到敬爱天下所有的老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这种由己及人、由近至远的情感辐射法符合人的道德情感与道德认识发展的规律,容易被人接受和践履。“孝”不是一朝一夕的行为,而

应终身为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孝亲伺老是终身修德之要目。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孟子曰:“孝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可见,只有“养”不够,还需“爱”与“敬”。

家庭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基地,家庭文明是社会精神文明的窗口。倡导养老、爱老、敬老的家风是构建和谐代际关系、醇化家庭文明的起点,是培育优良国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养老、敬老、爱老的家风与国风将使老年道德社会化的辐射外场散发出无尽的温馨与暖意。

参考文献:

- [1] 高地,张峰.老年、友谊、义务——西塞罗文集[M].上海:三联书店,1989.
- [2] 宋希仁.不朽的寿律——人生的真、善、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 [3] 卢梭.漫步遐想[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 [4] 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简编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 [5] Wilbur Cross. Surprising for a richer, happier life[J]. Reader's Digest, April, 1982, 139.
- [6]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1年中国人口[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 [7] 魏新武.社会保险世纪回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Comment on moral socialization of the aged

LIU Xi-zhen, ZENG Zhao-xin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41, China;

2. T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Moral socialization of the age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ersons socialization. It is the prerequisite of moral socialization of old age for them to know the essence of role transformation in retirement period and to complete the role changed successfully. To train moral spirit in daily life and to prolong life through moral practice towards oneself is moral socialization infield of the aged. The family and social atmosphere to support, love and respect the aged make up moral radiation outfield in moral socialization of the aged.

Key words: ethics of the aged; moral socialization; moral socialization infield; moral radiation

[编辑:颜关明]